



藿謀 卷十一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與耿樸公職方書

壬戌



白涿鹿奏記後杳不得長安信想承批荅尚未
展讀鍾山山下大江江畔敞廬無恙吟誦之餘
白日多暇仰慰天上故人庶幾庶幾 廟堂有
士如雲而支天撐地唯藉一人幸勉大功以荅
士望今不肖儀山中人矣不敢復言天下事獨

念隱人小止在舊京郊外舊京多故則猿鶴震
驚今舊京諸在位所可倚藉者唯于振芳司農
劉冲和誠意而已今南本兵缺此中日夜望借
重于使君不知 廟堂之論如何誠意受知使
君効竭死力蒞事以來旌旗改色但操江所統
者軍也軍有緩急不肯任戰且所統選鋒者千
五百人耳今年荆楚恐有大故雖有絕世之才
而欲以千五百之疲軍責之捍敵不能也今唯

有兩事可以不煩力而救弊唯使君有心可以
作此遠籌一則 祖宗朝原設操江巡江大臣
各一員後因承平合而爲一故今之銜曰提督
操江兼管巡江後以承平故三十年以來廢弛
巡江之事今上流有事宜修明此舉使誠意于
三四月間泝流而上整頓荆楚之防遏卽有竊
發可以不煩大兵此王晉溪陰任王文成之故
智也一則水陸營兵額有六千今者司馬之藉

尚是此數而日夜因循遂至三千五百今專其
事者額設一都督流官而避忌不至缺者已數
年矣向屬誠意署練頗有成功南中諸公所以
交口譽之者實以有所見也今宜將此營勅印
暫并于操江此營乃兵也庶幾肯戰且令稍稍
加募縱不能六千或至四五千之數使並屬于
操江則操江之兵勢漸振而又可因兵以勵軍
此救急長策也今臺省所言皆便已養交之事

而于天下大故不肯留心今使君在事毅然爲
成此舉以貽舊京泰山之安萬一荆楚事急可
以不至狼狽後世之服使君亦如今人之服晉
溪儀感念知已間世所無忘其出位之箴縷縷
不已得邀天上故人之靈使猿鶴不驚則數年
之後必有稍稍可觀之書潤色太平不敢因身
之隱而廢其言之文也翹首青雲馳戀何已

與李尋仲侍御書

王戊

辱明公虛懷煦色一見如生平感且不朽伏蒙
嚴諭令條上南中應務之事儀本迂謬書生其
所言者不足以當當事之心其所以謬賞而交
譽者以其言嘗不幸而頗中故若可以謀未然
也然當其先事而言又迂謬而不足以當當事
之心故雖憂心如焚夜不交睫而且起又瞠然
不敢發一語矣伏承明公虛懷煦色此儀可盡

言之時也然南中之事度其事之可爲權之得
爲者三四年之前已略爲籌畫友人宋孝廉以
維桑之誼已告之當事矣然皆嘖嘖而不能用
也今具在友人所刻暇整錄中奉呈一覽今日
南中之事先顧天下之大勢而後可定今天下
之事如父母衰暮人子終不忍言其大故然而
送死之具有歲備者有月備者有日備者此不
可諱言而廢置也今明公試度之東胡之頓兵

而不進者抑畏我而不西亦愛我而姑緩卽舉
朝所疑以爲西虜爲之阻明公試度此西虜真
有圖雄爭霸之心亦志在子女玉帛耶如有圖
雄爭霸之心則不使奴至今日如止殉子女玉
帛則奴何所不有耶使其非畏我愛我則姦細
已布銳氣已養一舉直指榆關能守否耶關一
潰長安能安坐待攻否耶師至城下京營十萬
能一戰否耶長安戰士雖礪刃鼓絃以殺賊而

城外無勤王之師數萬孰與一戰耶萬一人心如今日則豈能待賊至城下耶蜀事未靖則秦不可往卽往秦而秦有姦恐不容六軍之入則廟堂諸公其意見大率可料則舍此南中之尺地安所往耶御蹕一朝南指凡爲所欲爲者豈一人苟無強師勁將先駐中原以爲迎扈天下事尚忍言耶今江淮雖經募師而忠義自奮之士見豸冠繡斧自天而下久縛文法慮不

得自見俱逃匿不出及募兵使者旣布大信于天下懸重賞以鼓舞士方欲自見而募限已足矣此皆不肖儀十年來精神聯絡簡而用之皆百金之士用得其道驅之不肯逃威之不肯怨者也中原徐鳳之際北通齊魯西通陳韓英雄之士俱有領袖聲氣所孚已非一日一舉而集餉多則十萬可致餉少則三萬可簡進可破建州之巢銘長白之山退足迎戰于城外使虜騎

不得過卽事急而無奈永嘉靖康之事綽然有
餘必定此大勢而南中始安如泰山天地晦明
而日夜不改其常山河震裂而大地仍安其位
此儀度勢量力亦可自効于天子而非敢漫
言者也今廟堂之上不難以特將見與而苟
不知用之之道則儀一迂謬書生耳豈能効尺
寸以答非常之遇哉明公念國事如孝子之
憂其親儀所旦起不敢言之事略述梗槩于明
公之前明公能一言以致太平儀有心血八斗
足向中原一灑也冒昧死罪

與陶玄暉中丞書

壬戌

自辛亥一別倏逾星紀及不肖再入長安而故
人已建節矣休暢洋溢加額不已今猶子專遣
候值儀已還自都門轍附一書聊叙希闊今天
下大患不在于邊而在于朝朝之大患在急責
人以功名而不量其時力至其受病源委在于
功名之外別有責人根底故雖挺然拔俗如明
使君者亦嘈嘈求多今知土壤不讓唯有兩言

以決功名之外別有根底則當專務于功名功名緩足以啓天下之心則急就其業而出人意表使之駭畏自懾此兩言者前言似難而人猶以爲易後言似易而人必以爲難然唯明使君可以言其難昔經使君之言曰三方之設將以牽虞其入犯今經使君之言曰三方之設將以牽制無已則省其軍食如此而滿朝不識兵之人所影嚮不決之意俱羣然以所言之當而謂兩

撫之可寬矣今之言事皆無遠慮而懼近禍故假近禍之名可以收遠慮之實今經使君并其立言之本意舉而告之人欲收其前局所不能也然智者如轉環因其機而用之不能假近禍以收遠慮卽當轉遠慮以收近功正利在于遼撫之執拗尋釁端于河上吾可乘其機而猝之不肖雖駑鈍然蒿目腐心于茲久矣嘗有一語于三載之前我欲全力以遏奴之渡河不如出

奇以濟我之渡遼不由此道而得殄奴者未之有也明使君于海上久矣必籌之熟矣所以展轉不決者以廟議之未定而節制之有人耳今人信影而不信聲略露其奇自可杜嘈嘈毛弁一舉人遂譽之爲寶臣虎臣明使君威靈所及不能轉毀爲譽儀所不信也明使君度朝事孰矣然猶展轉而不決者必以兵力之未足將校之未得人耳兵銳氣也在鼓而用之此有其

機焉未可以已成之勢論也將者唯在明使君擇耳卽幕下無其人天下大矣豈無欲建不世之勲成明使君之志者乎儀辱在骨肉故不敢不言然于明使君希闊久矣言之而又未敢盡唯明使君炤之而已如明使君吐儀言終不進恐人之議其後日甚一日矣明使君炤之而已

三與劉勿所太僕書

壬戌

頃在清源捧讀翰教虛衷篤意殊古迥今舉手
加額爲國幸甚及抵白下知義師四集漸及萬
人移鎮上流扼險制勝破竹之勢在于一朝舉
手加額爲國幸甚然而今之事雖垂成之功而
尚有廻旋掣制之勢志士之所慨而智者之所
深維也儀雖矇昧辱明公國士之知敢不一竭
其愚爲泰山之助往者儀慮夔府失守則彼得

歸巫之險今我師據之一便也然夔府形勢山
居其上未易守也欲守夔府必星絡緯布于白
帝城之上下而後可以死守其兵雖異日進勦
不可撤以西今兵力未足則守尚不足何況于
攻此其難者一明公此出實以同室之鬪不計
披纓舉朝無識之人方以爲擇居勝場今受命
未幾萬目并萃恐功名之事未可以日月期也
三年之後謗書盈篋而不變者古來能有幾人

因責辦之急而不顧萬全先機犯天此知兵者
所不爲也二者必居一焉此其難者二分路而
進已非贊畫之體節鉞未至尚就贊畫之名卽
朝廷之上不吝半職而宿套未破則事事須
當會稿往返道里遼遠闊絕坐失事機知者所
痛况兵之所貴在于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舉意外之事用格外之人而必事事議會則古
之將將能而君尚不御今之將君御之不足而

復有所以絆其略制其機以此求勝是南轅而北轍也此其難者三然制此三難亦唯智者披難冒鋒武帥之職也握重據勝文帥之職也唯武帥之不任而文帥始不得不身居其難然萬里逆流如懸一線于虛空非有大石以爲根底則士卒心危而不能戰欲大集兵力以先固下流之本則必擇可任之將付之進攻之事茫茫蒼輿豈無其人是不難明公一斷而已責功之

心日急則必有所以緩之之策緩之者安其身之道也安其身而後動聖人之微旨也唯明公慮之慮之者非用遊士以鼓其說勤問候以慰其心也在于擇人而任之所擇之人當則其規模措置必異于近時東事諸將異于平昔則衆必瞻顧瞻顧之際亦須數月而我之兵衆已練間諜已通天時已得威信已孚一舉而尅此其時也是不難亦在明公一斷而已時國家以文

法拘制欲使撫之不受制于制則制必爭爭則
事僨爭之于朝而庸庸無遠略之士必以制爲
是則勢愈沮爲今之計則有默用而不覺者今
天下之勢所重在于臺省則卽其勢而用之近
者南臺請以兩侍御分監兩軍此石畫也侍御
分其地則必不肯數千里而請命于人如此則
雖有會稿之名而疏可先拜如此而後明公之
所欲爲得盡爲之而勝敗無所尤悔此其事雖
不盡在于明公而其機樞首發亦在明公自斷
而已元儀歸隱北山誓不與聞天下事而以明
公國士之知故于大兄西行不勝其疊疊之私
唯不以其深言而督之幸甚

與顏雲漢太守書

王戎

長安碌碌竟不能盡一語然當是時方爲經撫
左右袒言其兩人皆不任者反以爲狂及今日
而不幸言中亦宜洗心易志而其左右袒愈甚
此鴻濛所僅有夢寐所不及者也今占之天官
家今年楚有變明公所臨之地頑凶革面然楚
之幅員幾千里剽悍喜亂好爲禍首一旦震動
三楚沸如鎮撫危彊收輯異志此明使君之事

然而不可以德化感也藏其勇于不見振其武
于極敝爲 朝廷莫名壤爲中原固切隣爲東
南扼上流非明使君其誰望哉雖然以明使君
臨之亦反掌事耳以一郡之力保一郡則不足
以全省之力制全省則有餘以一郡之力供全
省則不足以一人之力攝全省則有餘兵者機
也機所在可以一發三百步失其機雖巧者不
能數武寄卿來此明公故人可以言機者也然
其家赤貧明公所知以一郡之力供十萬師不
足養一士則有餘得一士而賢于十萬師此之
謂矣于其行也灑酒而告之天曰顏使君爲我
君保有全楚也其視此矣主臣

藿謀

卷十二

東海書生莘元儀止生著

再上孫愷陽相公書

壬戌

伏見廟堂所以用相公者一如夢寐仰冀此
二祖十宗之靈實式憑之又伏讀大疏事核
理微言至機捷使管葛廻顧且爲悚然辱相
公國士之知今宜有一言補佐吐哺之餘但別
隱搜幽毫髮難益敢卽繹疏旨條析要着語至

平而關係至大適以啓他人之齒而或足以常
相公之萬一也唯相公過聽焉一日定將權今
責文臣以謀議供餉責武吏以軍事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然重其責必明其權軍需百費皆在
文臣之手使武吏之威令不能行於文臣而欲
文臣俯而聽命不可得也今旣委託以封疆則
權之重爲封疆非爲兜牟必使其所催督一以
軍興法行之法令初更必有強項須 朝廷特

爲申法以起百年之敝習昔鎮守行於司道曰
仰而今則手本昔郡邑見元戎手版而今則長
刺昔之巡撫曰叅贊而今曰撫道鎮將昔曰都
布按三司而今曰布按都昔郡守必讓揮使之
坐而今節推卽撻千兵嘗見楊文襄於世廟
初年有疏曰今武臣之體太卑司道抗禮總戎
郡邑平交守把以今觀之又倍屣矣此爭于名
分者小而關於事權者大願相公畫一而速頒

之幸甚一日明將禮前所言者權也而未言禮
權在國則大禮在身則小然戴記有言班朝治
軍非禮不行則國家既欲鼓武吏之氣先宜
明武吏之禮參遊以下在腹內猶以司道之禮
見巡按而九邊則頭搶地矣副將在九邊猶以
主賓之禮見部司而京師則長跪于職方之前
矣參遊而下在九邊亦屈禮矣此法耶制耶近
見隔省之撫臺責別省副將以屬禮此法耶制

耶元戎之與巡撫猶申主賓之禮見制臺則奴
隸矣鎮與撫並卽當以待撫之禮待鎮此禮所
甚明也以元戎之難抗而設總理設提督昔戚
總理猶申主賓于譚司馬李提督猶申主賓于
邢司馬而近日逆經且逼王提督以奴隸矣此
非天壤間異事耶相公不急明此禮而欲天下
有志之士屈首而從戎不能也願相公畫一而
速頒之幸甚一日練兵膽練兵先練膽老生能

言之然試問膽安所練雖宿將亦語塞或曰藝高則膽大固也然有藝而無器則藝不能用有藝而無甲則藝不及用夫責兵局于有司而用者非製者之人則矢人函人俱不竭其巧今欲募兵必先使不逃欲使不逃固當重結以恩義而尤宜示以堅甲利兵使愚於有利而無害今見御史募兵兵集一歲而尚未製器造甲或欲責令自辦此皆以兵爲戲今宜卽委器甲于募

兵之人使自辟幕僚監造然非精心敏力之士不可辦此卽當借才朝臣不妨以原官使受節制如此而器可精甲可固器精甲固而後兵之膽可練也願相公急圖之幸甚一日足兵食頻年請餉原欲以自飽而非以飽士今京師餉士至一兩五錢遼左餉士至三兩糜費金錢億萬而兵之貧愈甚何也粟貴故也不惟粟貴而百貨之貴亦如之今山海小米價至九分一升中

人所食以一升五合爲率而去銀一錢四分矣
士安得宿飽耶今欲其賤亦反掌事耳有可以
官運者有不必以官運者粟之下最急者煤柴
煤柴之下最急者衣裝明開利牖使衆趨之此
幹吏之所能而莫肯任之者以賞罰之不明而
人無奮激之心也今宜給餉先足本色必不使
糴于市而後爲措置煤米衣裝使價不騰湧而
寬然於用方可以減國用而惠三軍願相公急
圖之幸甚儀辱相公國士之知而其言止此相
公雖素愛儀亦必爲之啓齒然不易此轍而能
副相公助勦之盛心塞 廟堂倚眷之至意未
必然也儀死罪

答薛中玄陽武書

壬戌

弟此歸已辦隱心而天崩山裂致仁兄謬推及
弟弟之騎射矯捷遠不如兄明敏機決遠不如
兄况賓明深心大力佐之于外雲公早智密機
佐之於內犁掃之事如反掌耳又何必弟耶伏
承遠訊弟所自待之地弟雖累擯于有司然玉
堂三尺地非弟分外事今以覆巢之下無完卵
故決機矢命圖全天下而後自全在國家則

爲不共之仇在身則爲擇死所又何問官耶但
弟之官可以不問而兄之事權不可不商潰兵
潰民招之大是良策但今非其時矣王鑑心兄
練兵一疏聖人復起無以加矣今欲募三萬以
守關此志士所不爲也但爲其急者以支持數
月可耳直搗奴穴此非難事兄當出募七萬之
衆分二萬以舟師從登萊取其南四衛而以五
萬佐京師所訓募如此而全遼不復弟甘三族

之誅今出而駐節其地必宜在鳳陽鳳陽者
祖陵所在其民甚悍齊魯中州之士赴之皆近
而又近江淮可以造舟募水師又爲留都一障
足以制吳楚齊魯不軌之徒此第一着也兄急
宜爲之弟度素所知可有三萬人三萬人皆百
金之士卽奴之強卒必不能過之况如弟所籌
盛甲器械十倍于奴乎不憂其事之不濟也卽
廟堂之上恐用兵太多以弟實計之三萬亦

足矣此李藥師之所將也但此中募兵皆二十
金今其人勝彼百倍損之不可游肩生費過縣
官垂五十萬而僅得疲兵一萬二千人核其實
在伍者不過八千人今我輩以六十萬金而得
三萬死士豈爲過乎器具之費募將之費不過
二十萬若其月糧則在外只須一兩五錢至關
上則不足耳然弟之鄙見必運本色以散之使
米價不騰湧而後軍得實惠不然如山海關上

小米至九兩一石雖三兩不足用也兄旣捨命
首當耐貧今已有朝命小小舉動皆人所屬
目萬宜加意弟略商行藏在雲公獻孺劄中可
則當効一臂不可則弟至事急之日自成一師
捐此身以報累朝天子耳若處非其宜似人
之求官者則弟宜誦楊素之語以答之矣遠承
惠信感荷刺髓但不堪驅策有負盛懷耳

上申玄渚太僕書

丁戌

元儀忝老年伯肺腑之親其分誼本在人先竊從先人聞老年伯經世之學非當今進賢所可庶幾日夕引領以匡時艱其契慕更不居人後然以薄遊疎節故無由吐一語于尊者之前今脂車北矣兩造請而不得見車音鱗鱗未可深語敢託子墨聊布一言竊聞之人雖長必觀於世而後定亦必自定也而後人定之以老年伯

經世之學如此其足以匡時而十數年以來知者莫舉舉者莫用此世之不定也不定雖有智者仰屋而已今君相之知在于一日四方之識不識者無不同聲而共許此非人力天道存焉高皇之不負上帝上帝之啓佑衆心冥乎漠乎可以窺也此所謂觀于世而後定者也然今之時迫矣無論排火者望登援水者望涸而時機至此亦實間不容髮譬如醫者雖未能奏

順養之功亦當使續其氣脉渥其精血無朽其筋骨以待參耆烏附之施然則今日雖有智者安得不深慮乎今虜騎充斥逼于山海山海名爲巖關實以累土補天險愚者之所憑智者之所侮也然而薊東人民雖日夜奔潰而長安猶未崩決者豈朝廷之法所能制哉人心猶藉此關以安也今頃有人自榆關來見兩司馬兀坐關上誓以死鎮而人心搖搖不能復奉約束

甚至材官親兵皆秣馬以待一旦有緩急欲求一矢加遺不可得也姦細密布出入自如奴亦何苦自棄惜靴尖一趨耶今議設永平鎮撫以爲京東外護其說似矣請高明度之萬一榆關奔潰永平卽城固糧足將士樂戰能扼其咽不使西下否稍迂其道則循山而度矣况不必耶今議築鏡樓于通州沿河一帶以扼虜之來路其說似矣請高明度之卽使勢可禦敵工可立

就使虜避我聲迂入三河自遵義而直趨東直門通州鏡城能効一臂否古之將曰知天知地知人今天不足畏人不肯恤而卽此地形介在肘腋萬目共見而猶舉朝嗷嗷莫爲深度豈不貽笑萬世耶然則今日雖有匡時之具而苟適當榆關一潰京師鼎沸之日自城守之外必無他策今之京營能如宋之禁軍否今人心之欲殺賊能如白敏中不令放箭遂加怨詬否今之

外援孰爲种師道今之勤王可能旦夕至二十
萬否雖有李少師安所用其長哉如謂奴必不
敢西關必可守京師必無急姑徐議固守恢復
之策此九廟之靈而非人臣之所敢自持者
也然則老年伯今日自定之策必先著于胸中
矣儀不肖不得與聞諸略然智者之所及愚者
揣焉聖者之所過矇者仰焉晝所不得繼之以
夜精者不可以言傳而規模大略信不秘于壇

上亮不秘于廬中儀雖不宜與聞而誼則同關
休戚老年伯終吝一言不慰此耿耿耶元儀竊
讀宋史劉豫入寇趙丞相請高宗親征喻樾謂
之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江淮宣撫使則命
至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彼之來路卽我之
後門也今之事機不幸而類此老年伯能無意
乎主臣

與岳石梁大叅書

壬戌

昨讀大疏知廁名簡末不祥名字何足以玷壇
上數語茅廬片言媿死恐死然幸辱知已古人
有一言而許身况違衆觸忌不避親嫌加以品
目告之天子苟于此日不用其言烏乎用其言
言之無當不足計也昨賓客匆遽不能一語今
請畢之永平設鎮奉有朝旨而逡巡未決者
正以待旌旄之到耳今日職事守燕建二路二

路之無可爲不待言也守二路終非明公之職事亦不必言也則請言其大者大者則專任明公以守關然守關者亦難言矣關橫亘十有六里其分爲三門而胡騎直衝可以並轡而驅者七萬餘騎世以山海爲天地之險而不知于山之盡海之餘曠莫甚焉則難爲守卽守關矣而全薊要衝爲石門墻子嶺等三十六處一處入則關無所用其守至一片石者在關之肘腋折

而入其易度更甚近而大水峪石塘嶺去京師不百里又不待言矣是難爲守使守關者不總全薊之事則雖有豪傑無所用其長今以經略主關而以總督主薊是朝廷尚且分責而欲舉二者之權一日而授之一人非有大力遠識者爲之主持不能也今旌旄至彼名實茂著權不患其不日重位不患其不日尊而機樞竅要之際不能不爲明公低回三慮也故專任以二

路之事則共事不可辦不可辦則無可用其言
若專任以關薊之事則其事易辦易辦則無所
用其言使權于兩者之間而于永平設鎮任明
公以後勁使其分守關隘而聲援山海則其事
最難然不可無說以處此矣夫所謂設鎮必憑
地險今永平去塞口不五十里而城不據要勢
不可守卽固守一城使虜循山而西城守之師
不能加其一簇使創立車營當戰于關外苟虜

一入關瀰漫不支車無所憑不能盡其力其法
當設險以爲車之憑此吳璘之急修殺金平第
二隘也此險當設于申河申河去山不三十里
去海不十五里使于此設城則石門一片石之
衝皆在城外守關之師卽欲內潰而後有巖關
示以必不得入則負嚙之勢亦可戮力一戰此
不得已之謀求而庶幾于永撫之職事者也若
欲畫地而守出永平一步不可則永平亦可設

城其長可一百五十里以較秦趙之長城尚不能百一今樞總之議皆欲設重關三四于山海之外夫如此則夾城也其費可以遠築爲夾城之勢短一潰卽俱潰雖十重無益也王公設險其來遠矣然今日之大敵在于人心不固人心不固在于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在于賞罰不嚴器甲不具分合無法而區區徒恃一城不可爲也然議者紛紛欲于關外築關而于關內設鎮關不足以益險而鎮又無險可憑權于二者之間則姑爲此謀而實不足以博達人一喙也至于車之制度謀之熟矣古之奇智不足以勝之苟有心計之士明公肯假以專責則制辦演習咄嗟可辦而今未敢深言也非不敢言言而不試幾如兒戲夫人不言故言必有中聞之先聖矣惟明公裁擇主臣

再與徐玄扈詹事書

壬戌

語有之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于今
而知其不然也區區奴酋使丁極盛之時囚首
衽服供牧豕之役耳使當極亂則遇淵勒之流
使爲羣胡一酋長遇劉祖望塵而潰矣而乃使
其利戰兵戈所嚮無敵武成所紀幾不足以喻
天實爲之嗚呼痛哉方今之局正在一庸以庸
吏庸將而當庸酋所謂振世豪傑傾世姦雄莫

非庸流才乎安在天實爲之嗚呼痛哉雄則實庸則虛酋之庸稍稍實耳而我之庸着着皆虛易其虛則彼之實可奪也今以空名震其雄而不知以實力制其實雖賢聖之主復作不能驅一卒而欲以二三庸妄書生當軸使跋扈便口經撫俛而聽命不能也法之所行不能及士卒以其衆也不能及將領以其悍也不能及經撫又以其賄也然則天純佑命亦安所施乎疇乘

六龍貴在剛也居天子之位而襲于富盛則志不屈富于春秋則氣不衰而莫能掖之使行法于天下嗚呼庸哉元儀于縱橫短長之學俱所不習其受知于先生者以所區區講問之業不敢爲其虛者耳舉朝謬譽之欲責以軍旅儀死不敢受命豈愛吾鼎必欲待館閣清華匿深山大澤坐作聲價哉以無以答其所望也朝受命夕臨事非實不可而彼必駭而顧曰負我舉矣

奈何爲迂曲之事乎欲使之不教戰不治器不重謀不申賞罰而能得一簇之利儀實不能故悠然長往決志剛述寧負國不能悞國寧忍心以待天下不能蒙面以就天下區區之志不知見許于有道否耳然其意亦不可回矣聖主轉環于楊給事何難轉環于先生然使今日而用先生使先生幾負誤國之名而又無以明其不負國之志蒼蒼之意豈肯如此

二祖 十宗實默啓之雖然李文潔有言庸則不權權則不庸服膺斯言今實大謬往言不效大約如斯付之一歎而已經理隱業未能趨面聊作短語數旬之內必期躬造

藿謀

卷十三

東海書生茅元儀止生著

上孫藍石南冢宰書

壬戌

元儀歷見公卿亦已衆矣碩望隆聲固無出明
公之右而顧瞻窺仰亦真無出明公之右者况
辱折節下交此昔人所願延頸而爲之死者也
儀雖將隱萬不敢當公大將之選然敢無片語
自盡于左右但中夜思之無他奇也事急則貴

藿謀卷十三

實爲實爲則貴專責兩言盡之已今日之事不能計其遠者願明公卽從已選之五千四百人合爲一旅設一專帥分爲兩營設二叅將三人者既定然後責其自擇守備以統千人守備自擇千把百總以統行伍將已定然後擇兵兵可用沿海之悍夫廬鳳之健卒而必不可用南中柔脆內顧之士著兵逃則將誅不當預爲之計而勞上以殉下令所投軍餘願入巡邏而不肯

補戰伍其意較然可知卽欲不別爲措置不可得也至于收江海之驍勇當得其頭領方易爲撫馭鼓必戰之銳氣當別置器械方可當大敵此二事者元儀聯絡十餘載考求非一日前已面陳其槩其詳則未敢遽及也但馭將有體春間上高陽相公一書奉呈乙覽高陽已行其大半願明公盡茹其言士莫不願自効于明公矣別有一書乃去年冬上福清相公考儀于知已

亦云敢盡言矣而終不足救禍敗萬一念之心
痛唯明公虛衷盛德敢並呈教

與宋獻孺贄畫書

壬戌

獻孺吾兄閣下獻孺休暢獻孺今日之官乃古
之樞密直學士也今日之職守乃本朝楊虞
坡而後不再見也古之爲此官者以高科累資
而起虞坡之任此尚在太平之日且其登甲第
亦十數年矣今獻孺起田間一旦得之自有東
事以來朝廷破格用人外則舊經撫內則高
陽與獻孺耳獻孺又自田間起則又在三公上

也獻孺何以報 明天子哉頃見太公于瀨上
執儀手曰好寄語吾兒戰陣不勇非孝也嗟嗟
獻孺忠孝在此一舉矣高陽當此日雖暫離
魏闕自不得置其身于進退之間獻孺當此日
亦安可置其身于榮辱生死之介乎獻孺每以
我好盡言然吾身雖賤而道不屈君爲凌煙客
我作灌壇令各從所好而已又焉能面諛故人
從吏足下爲黑頭公耶名高者毀之媒位驟者

忌之招頃行邊之 命下舊都冠蓋相賀相詫
豪杰欲自見之士不識獻孺一面者欲我介紹
其名姓于獻孺人之趨向若此則責望亦可知
獻孺可不慎哉獻孺無自竟人之責獻孺亦如
獻孺向之責人也獻孺之責人者尚恕人之責
獻孺者又且十倍也何也其遇與人殊也自東
事以來贊畫者至獻孺而五葉孫兩君以不改
其本有保身名至今日何劉兩君一以壘丞一

以兵曹郎皆歷有名位而竟以超越三等遂蒙
不諱之名身家未可保獻孺雖賢于彼百倍處
其地順易十倍然世眼頗淺安可不深念哉雖
然古人先賀而後弔今我請先弔而後賀士所
不易得者時也以足下今日之乘時又當天
下待援之日圖中興之業救累卵之危此順風而
呼耳獻孺勉之哉昔人有言寧逢惡賓無逢故
人又曰士爲知己死今有知己在上而儀敢避
故人之嫌寧我負獻孺可伊獻孺負知己耶弟
封醉鄉已剖符久矣唯觀獻孺佩真侯印未較
其款識大小耳答太公一詩呈教

答歐陽峴谷給事書

壬戌

今日之事如兩人毆于市非敗則勝耳如處于不勝敗之間相毆者或力疲而未進市之人先咻之羣兒噪而尾之不能頃刻寧也今黔蜀之事猶起噪于市也交事起噪于室矣不奮臂一擊何以攝羣心安旦夕乎然欲得志于奴而恃區區一關此必不得之數也則航海一着正不可因噎廢食未嘗噎也彼未嘗食耳三方布置

津登開鎮非爲進取計乎今年來措置有一兵渡海否其所云渡海者非觀望于島嶼之間卽妄稱漂沒者也所用之王紹勳嚴正中百計撓毛文龍之事不唯無益而且害之今之渡海者有非以害成者哉然則文龍之勝負俱不可得而知矣愚以此不足論也使文龍勝固宜濟師以爲首尾使文龍敗則彼方以我必不敢復舉因其不備可以得志先主有云事機之來方無

已時此之謂也今欲恢土地掃夷羶當以三萬人爲限然度今日之物力不能猝辦用兵無方在其人耳况立奇功者與大征異在精不在多多則萬人少則五千人儀皆能辦也但其人如班超之三十六人馬隆之三千五百人皆儀自選而後可卽現募之兵亦必自爲揀閱百之一十之一二之一皆不預計也今請以五千之衆計安家衣甲之費本不多近以十八兩募內地

之兵而欲損于凌波犯險之士情未愜也然愚以終止可給十五金而扣其三金于官官爲製衣甲蓋衣甲必精堅而後可用非士卒所能自辦也如此而五千人之費九萬耳其次議航海之舟舟必極堅而且製度合式方可輕海若今度一舟之費或買而修改或如法以造非五百金不可今有登撫運豆船一百隻現在吳門此舊淮撫所造製度未合而釘板可用若使如法

修改不過用百金足矣其舟頗大舟可載五十人則五千人渡海之計再費萬金而舟具矣其次議器械今舟以濟海而其交戰之具則以步當馬非車不可車製則今之所造皆不足藉也且欲以舟運而可載高軾大輪乎儀於此計之久矣有合車以當平易五十人共之每車二十金可辦有分車以當險阻十人共之六金可辦共爲費不過五千金火器多方要之適用不過

佛狼機百子銃五雷神機快鎗噴筒火箭而已
計每船之用佛狼機四百子銃十二五雷三十
快鎗二十益之火箭噴筒其費不過五十金共
爲萬五千金可備苟得舊者煨試可用則又可
稍損但五雷神機最便于虜官府未嘗有耳至
于長短器惟有刀鎗鈞斧弓弩六種可用損長
益短人費三金足矣則亦萬五千之費也其次
議月糧渡海之糧勢不能薄然如近日關上月

給三兩此最足矣儀以猶可減也當以二金爲
率而月各給米五斗苟無米則衣金玉而死耳
今且爲一歲之計食六石則三萬石足用計舟
載三百石可以勝也米五斗當價一兩則每人
歲得二十金足矣是十二萬金之費也一歲之
後再爲計矣其次議選將吏今冒費者在前三
好之士縮舌不敢言然欲人渡海自當顧其私
况將吏衣甲亦非易辦則亦以萬五千以待四

五百之將吏不可少也其次議布疋歲冬夏布五疋則五千金可具也其次議犒賞益之以餉不如勵之以賞無重賞在前而欲士用命慈父不能使其子也其次議撫勞間諜雖無厚資如監軍渡海之時而欲土人以爲鄉導欲通虜情以爲進止此三軍耳目不可緩也數年之劔正坐不講此耳合二者之費從其最薄五萬金不可不圖也如此則五千人一歲之計三十萬金

三萬米耳較之泥沙漏卮何啻倍屣若其萬人則倍之耳其半無可藉之舟益舟價二萬金可也今截六萬之漕費內外帑六十六萬金而有萬人必死之士爲國家半臂之倚較之二千四百萬徒爲喪地千里之資可同日論哉至于朝鮮外冒恭順內實輸款於夷虜事理必然亦其國數千年故智元儀見之於言筆之於書已數年矣今其事已不幸而驗然儀以不足慮也

使其順則有順而用之之術使其逆則有逆而用之之術不足爲重輕也唯用將須得其人當煩當宁之慮耳元儀抱此志亦已久矣然名位輕不敢當專閫之事願以布衣如班超之假司馬其必欲用宿將則非南將不可贊畫調度必用廟堂之士則特薦起家贊畫制勅房中書舍人宋獻其人也聞曾與樞相議此事而未有應之不能獨往且製舟造甲在江海之間

方便此非南都當道爲之主持樞相亦不能遙制今明公負此奇志正其人也其費必就近支取有濟製造當半請之於帑半處之南中三方得應手昔此中合十萬金以資經略犒賞者皆拜疏卽發况封疆之事乎如不足則淮揚運司可支也若夫偏裨之材不患不足但恐不勝用耳其分合之法宜設主將一人協理一人而以文臣贊畫司餉其副將分管徒以亂人斷不

可設而萬人之衆設爲五營置叅遊四人中軍
一人此咄嗟可辦然必自主將議用不可紛雜
此非同心膽者雖有韓白之賢無所用之元儀
壽之久久今遇明公數年心血一旦發露非謾
應姑荅之語唯明公速斷速行而已辱命敢以
臆對主臣

公爲 再答毆陽嶰谷給事書

壬戌

今天下事急矣可爲者不爲不可爲者思爲至
欲爲而終不能爲悲哉夫夷禍起於東北漸及
西南病猶在膚骨間今毒攻心矣當急下護心
之劑而未有聞也明公爲國醫能無深長思乎
護心者先使咽與胃弗隔今燕京咽也建業胃
也咽胃之間則徐鳳是也不於此料理使中氣
阻絕雖毒愈膚完而其人已槁矣故今日恢復

之策猶爲治標而徐鳳練兵之策乃救命之藥
願明公毋忽也今日物力不敢言多只萬人足
矣其所費金錢亦復有限頃王述文侍御以此
議上之于 朝廷而欲移漕總于鳳陽誠爲得
策若其所言必不可復用債帥苟一時資望不
偶卽以副叅管大將之事亦無不可誠哉是言
也但其疏條陳太廣所薦之人亦引而未發明
公爲 國遠猷當急圖此樞相久欲舉此而患

無其人苟能聳之必旦夕報可使事成萬一盜
發朝夕可殲卽意外不虞關破虜馳猶可爲勤
王之首建業逼近江海大盜倭夷日夜覬覦苟
聞音耗卽可南指而滅之且南北姦心自可滅
消功有甚于曲突徙薪者鳳陽稱爲中都蓋
高祖淵識已有南北並峙之意焉今東事發南
北幾絕矣所幸者鳳陽無事故中州西路得通
耳今齊魯之賊雖易撲滅而人心動搖汝穎青

萊之間必有起者使徐鳳無備爲姦人所據十
日朝命不通江南四起而叛矣故固守鳳陽使
得節制徐淮諸將以成重鎮此萬萬不可緩也
苟無萬人特募之師人如熊虎則亦無益也何
也兵非自練不可戰非自揀不可練此孫吳雖
起不能易也國脉所關 祖宗在天之靈實所
竚望體 國憂公如明公舍此不圖復安望乎
儀將浮海去矣特有此區區一念故敢直言無

諱

乞王坦山吏部救陳州義徒書

王戊 東行不果 後

元儀頓首坦山先生執事元儀與當世士大夫苟有志于天下者未嘗不聲相聞也顧其心之真衷之坦識之確乎其不可移莫先生若矣今朝廷以東事付先生于先生之行也于機宜進止兵食調度俱宜有一言以効土壤細流之助然言之而不敢詳也何也身不在于事中而言之易則悞人言之難則召疑故不敢也唯有

一言事雖小而機則鉅爲則易而效甚大天固有假其機宜以助至人之鼓舞而不可不仰承者請得而盡言之無如陳州壯士一事陳州壯士皆非兵也陳州之俗喜勇好鬪競功名而輕性命其鄉里豪傑日以鬪雞走狗爲事家有餘資不顧生產一聞江淮招士菟涿刃賣犢而來其人皆願爲冠軍部曲其力皆可招致百什人姑以其身呈之當事使得當則自爲召募其三

百人者可致三四萬之衆成一大軍出塞勦奴以自見當世者也向以募臺之檄故依宋公子而自結今以齶臺之招故褰裳而赴宋公子之約此其人皆有所挾持非若應募出塞之衆自知其一去不復返暴虐凌人而不顧者也故無論坐之逆黨人知其妄卽于誤殺之後坐以驛騷亦深寃之所宜白也今朝廷以冠冕寵士大夫而受寵最盛如逆經者乃首逃矣以斧鉞

假將帥而劉杜之後千百將領死敵者指可屈矣以十八金之安家招士而士常全伍以逃以國公萬金之賞募賞斬奴酋之人而天下豪杰之士裹足莫敢東向其所倚藉以圖再振之業者唯以二三同志意氣自爲鼓舞以素恩易其畏死之心以慕義易其好生之念耳今草莽自結之士如宋公子壯士之徒彼簪纓之裔豈曰乏人而宋生獨破家以報上耕鑿之中素封

者累百萬而獨陳州一二編氓自裹糧以赴急如必欲殺之而後已此夫子之所以臨河而歎也始之殺者以不及察也罪不在于士卒亦不在于有司而在于小吏偵探不明猶可言也今知其冤矣而恐其罪之及已必欲殺之而後已向之召之者又恐其累已知其冤矣而反不敢爲之出一言今死亡大半矣所存者七八十人耳七八十人者于羣生億兆之中殺之不足見

損生之不足見益然而于天地之和不可不一
念也今以真心坦衷確識而又值新受命力可
得而救之者無如先生而先生不之救則無望
有天心者矣然而秉天下之大任不能行小德
知先生可以不爲也獨戰陣之間首重死士唯
恐不得其必死之人生死而肉白骨之使効其
致命之忠耳今前行無冒刃之士誠得此數十
人者可以爲三軍之倡夫私行小惠此霸者之

事兵家之常而知堂堂正正之儒將如先生者
所不爲也然而反覆思之終不敢不以此言盡
之先生者以先生今日雖受脈秉鉞然而爵位
事權不能在經撫諸公上也今江南豪杰望風
而從先生者唯以爵位事權之外先生別有意
氣足以鼓舞耳今此數十人者事無可疑力無
不逮而終不爲之救亦烏在王先生異于人哉
昔經畧之出也人延頸而望之遼撫之當局也

設君子營以祿從遊者數千人亦豈乏士哉然而士終莫爲之効命者無它以始歸而終失望也先生可不念之哉昔經略之初出也如誅李如楨鄭之范是天假以行威之機也而經略不受遼撫之當局也如用高監軍羅副將是天假以任人之機也而遼撫不受以至于此今天意昭昭假先生以招徠豪傑獎激忠義之大機先生可不念哉元儀于今之天下而僅見先生安

敢不盡言于先生之前以見儀于人所不言者實天下之人不可言而非儀之不敢言也儀亦天假以見其生平不縮不懦之機也敢違天之意哉儀方以言逆經之故爲庇逆者所擲揄身命日促縱先生欲誅其言亦安得復顧哉况受盡言如先生者乎雖然言之太盡矣主臣

通一官吸求治亦于機密言之太盡矣主司

命日國錄去其定率其言帝安孫好孫若與受

以姑難式以言或到之若或與或各視轉餘其

大難以具其言言不

其天不之人不

如不盡言于我中交前則其難于入而亦



